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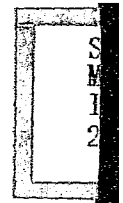
大樂文藝小叢書之一

艾青長詩

吳

湍

有



新華書店發行

M2
1.26
224



大衆文藝小叢書之二

吳清有

艾青等著



3 1761 6398 2



新華書店發行

目次

歸者的話.....新華編輯部（一）

——關於文藝的新方向

吳滿有（詩）.....艾青（五）

吳滿有的故事.....柯藍（二八）

編者的話

——關於文藝的「新方向」

在這裏，我們付印了這兩篇關於吳鼎有的通俗文藝作品，艾青的詩和柯藍的故事，主要有二個用意。

艾青的「吳鼎有」，被指作是朝着文藝的「新方向」發展的東西，這是凡是讀過「新華週刊」上解放日報社論的，都知道的了。這裏，我們介紹了原文，希望讀者讀過這首詩以後，對於「新方向」來個研究，得出具體的比較切實深刻的結論來，把「新方向」三個字咬破。

談到文藝的「新方向」，我們覺得主要離不開下面三件事——

首先是：「爲誰寫？」也就是文藝工作者的工作立場和工作態度的問題。打開文學史，我們看到各種作家已爲各種階級和人羣服務過了，然而正如德國詩人倍爾爾所說：「更偉大的時代却留給我們來歌唱」；這偉大的時代，在我們來說，就是以工農兵爲主體的抗日戰爭的時代。

面對着這樣的時代，在我們「爲誰寫」的問題，似乎早就應該解決了；或者有人說，至少是讀過凱豐和陳雲同志的報告以後，問題是不復存在的了。我們覺得並不那樣簡單。因爲思想革命，是要通

過腦子的，並不像消化小米飯那樣容易。劉豐陳雲同志他們指示了中國新文藝的總的方向和道路，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和態度，這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說是基本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但如何把他們報告當作武器，拿來解剖本區文藝界的實際情況，解剖每一個文藝工作者自己，這邊有待於每個文藝工作者自己的反省。這是任何人所不能代替的。

這種深切的反省，也就是兩種不同的文藝觀點在打仗：一種是馬列主義的文藝觀點，真正爲工農兵服務的文藝觀點，一種是從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出發的「藝術至上」「藝術爲我」的自私自利的文藝觀點，不是前者戰勝後者，通過文藝工作者的逐漸改造，達到文藝工作的逐漸改造，真正爲工農兵的大衆作品陸續出現，便是後者戰勝前者，在這種場合下，「爲工農兵服務」這句神聖的口號，便會遭到可恥的侮辱，便會變成水滸傳裏每夜叉孫二娘小酒店門前的酒幌子，牠的作用只是爲的「以廣招徠」，事實上，暗地裏却賣的是「人肉饅頭」——以風頭和名譽來作餌子的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文藝」。

其次是：「寫什麼」？

我們認爲，爲工農兵的文藝，主要的應該寫工農兵，寫他們的生活和工作，他們的性格、思想和事業，倘離開寫工農兵的「人」和他們動手動脚所創造出來的勝利果實，以及和他們有關的事情，便根本談不到什麼工農兵大衆文藝。當然，這也並不是說，其他階級或階層就不可以寫了；問題是站在什麼觀點和角度來寫。當着作者善於掌握住爲工農兵服務的立場和觀點之後，其他任何階級或階層都可以寫；寫敵人和漢奸是爲了暴露他們的罪惡與無恥，用來喚起工農兵的覺醒與反抗；寫地主和資本

家，則應站在團結他們和工農兵一起共同抗日的立脚點上來着手……

文壇史上，工農兵的粗手粗腳，一向很少正式走入文藝的花園。有的是有意或無意的侮謔與嘲笑，最好的也不過是杜斯妥益夫斯悲痛的垂淚的同情……而我們看到更多的却是這樣的人物，紅樓夢裏的劉姥姥和板兒，只是作為少爺小姐茶餘酒後的助興者而登場，在西萬提斯的「唐·吉珂德」裏，吉珂德老爺的侍從山獅又是那樣愚蠢得可笑的角色。資產階級的作家慣於把工農大眾當作冒險家的犧牲者來處理，浪漫的小資產階級，即使是自稱為革命的作家，也往往以個人的愛好來塗改工農大眾的本色，在他們的作品裏，往往把工農寫成「滿口學生腔」的紙人紙馬，其實是在扮演着知識份子「借屍還魂」的鬼把戲，工農大眾云乎哉！！

讓工農兵的英雄和英雄事業，有聲有色的開進一向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文藝園地，使他們穩座主人公的交椅，還他一個本來面目，這就是真正為工農兵服務的大眾作家的任務！

最後，談到「怎樣寫」的問題。我們的意見很簡單，只要在內容方面，善於體會工農兵的口味和需要，善於表現他們的思想和感情，也就是善於用馬列主義的眼光，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去觀察事物，以大眾的利益為利益，大眾的痛苦為痛苦，只要文藝上的內容的問題一解決，形式的問題也便會跟着解決的。當然，最適當的形式，應該是最能夠完滿的表現新鮮內容的形式，牠不應該是舊形式的簡單利用，也不是歐化的因襲，而是新鮮活潑的新的創造。這種新形式的創造，首先在於新內容的獲得，因為客觀現實運動本身，即包含著牠自己的一定的表現形式，我們的任務，在於善於抓住牠，加以提高，並用藝術的形式加以再現。這也正如豐澤同志所說：「在你參加工作後，獲得新鮮事物時，

可能把舊的寫作方法丟了，可是創作出一套新的寫作方法來了。」

以上，「誰寫，寫什麼，怎樣寫，這三個問題，是互相聯系着的，缺一不可的；當然，根本問題在於文藝工作者，立意觀點方法的改造。在這方面，由於中央的正確領導，延安的文藝工作者已開始了第一步，艾青的「吳滿有」，正是一個初步的收穫。趁着付印這本小冊子的機會，關於文藝的「新方向」問題，提出我們的意見，一點粗淺意見，作為拋磚引玉，希望引起討論。

我們付印這個小冊的第三個用意，正如解放日報所說：「艾青的「吳滿有」，從藝術體裁上說，完全是新的，既不同於歷史上的詩、賦、詞、曲，也不同於今天民間的唱本、小調，但是因為牠有了羣衆的生活，用了羣衆的語言，吳滿有和其他勞動羣衆都能够加以理解和欣賞。——是的，我們正在期待着這個小冊子能够走到本區的吳滿有和吳滿有的無數夥伴們的手裏去；倘因此而能稍稍引起他們勞動和創造的熱情，那更是意外的收穫了。」

爲了使讀者更多的了解吳滿有起見，更附印了柯藍的吳滿有的故事，而時，牠寫法的樸素通俗，也可算是一個示範呢。

新華書店叢書編輯部

吳淞有

艾青

一 寫你在文化界的

歡迎會上

像一個年老的新女婿，

你一身全是新的！

新的黑棉襖，

新的白棉褲，

新的灰氈帽。

你是一個新農民，

你過的是好光景，

身體結實健康，

腰上束着腰帶，

臉上閃着紅光。

拿你銀頭的手，

攏在袖裏；

脚上是日的毛織襪子，

黑的雙筋鞋。

你走進青年俱樂部，

你走上主席台。

簫兒響了，

胡琴響了，

獻花的人走到你面前，

鞠了一個躬，

把一朵大紅花

插在你的衣襟上；

好多禮物擺在桌子上，

好多人看着你，

好多人向你敬禮；

你接受了禮物，

又接受了敬禮，

像探墓子一樣自然，

像娶親一樣快活，

像選舉一樣嚴肅，

你兩隻腳子在動，

嘴張開着，

耳朵聽着，

眼睛隨笑着，

大家鼓掌，

你站起來，

走到桌子邊上，

滿臉是善良；

你說話了——

慢慢的，一口陝北腔，

你說清過去的日子。

二 寫你受苦的日子

你小時候，

給人家攔羊，

挨打挨罵；

爲了把羊喂飽，

你空着肚子，

從這山頭

爬到那山頭。

等你學得起轡頭，

你幫人家種地，

一年又一年，

真是愈種愈窮，

直到三十四歲，

北邊鬧荒旱，

大大小小的家人，

「下南路找吃！」

你從荒山逃難到延安。

你帶着幾張嘴，
啥也沒有，
當着大風砂，
坐在路口。

你到吳家寨園，
住在一個破窩裏，
衣服遮不住身體，
和婆姨兩個人，

就開着十子，
山多人少柴炭賤，
枉費力氣不值錢。

荒草好像追趕你，
它也來到了延安，
天天跑空百里，
看不見一朵雲，
太稀是一個大火爐，
把禾苗都烤死。

種莊稼的沒口吃，
大家吞糠皮，
吃榆樹葉子。

爲了救幾個孩子，
賣了三歲的女兒，
給了一個地主，
換五升糜子。

餓得沒有辦法，
你們上山挖苦菜，
用開水沖去苦味，
大大小小擔着吃，
婆姨吃病了，
沒有錢醫，

誰看見過餓死的人？
吳潮有看見過——
吳潮有的婆姨是餓死的，
她死的時候真難看。

臉上一陣青一陣白，
嘴脣焦得像茶匙，

臨死的時候真可憐，
「心只想吃碗麵，
吳福有到那兒去找麵？」

吳福有對她說：
「先吃黃連後吃甜，
先吃饑後吃飽，
但是她卻死了。」

你借了五六塊錢，
買了一口棺材，
買了幾張紙錢，
把她埋在荒地裏，

活著的就更苦了，
一個九歲的女兒，
一個七歲的兒子，

最小的才兩歲，
一雙雙飢餓的眼睛，
都睜得大大的，
一個個小小的臉，
數得像老人，

三個孩子擠在炕上，
不是赤着上身，
就是光着屁股，
磨得棉襪子，
破得像襤子，
大的叫喊，
小的啼哭，

軍閥時代，
窮人比狗還不如，
活著就像走繩索，
一個不當心，
馬上會丟掉生命，
收稅的像「活無常」，

「一手拿個槍？
一手拿個綁。」

爲了欠幾塊銀錢？
你跑到城裏；
爲了交不起「維持費」？
你被綁在深山裏。

你沒有土地？
沒有耕牛？

沒有犁鋤？
像一顆牲口？
不說話——

痛苦藏在肚子裏，
仇恨放在心裏。

你辛辛苦苦？
把收成給地主；
留下幾顆雜糧和粗鹽？
吊着幾條命？

在世界上受苦——

難道種下去的是穀子？
長出來的是絛蟲麼？

莫非世界上真有一種人？
活着是爲了受苦麼？

三 寫你翻身

一九三五年

革命來了，
它好像一個霹靂？
把所有的人都震醒。

天突然亮了，
山突然青了，
人突然年輕了——
你參加了游擊隊，

帶着紅纓槍，
在山溝裏守衛，
你年輕的弟弟，
參加了革命的部隊。

耕地的田地主要還地！
耕地的不是他們！
耕地的不是我們！
耕地的不是我們！

欠債的向債主要還錢，
欠債的不是我們！
欠債的不是我們！
欠債的不是我們！

軍閥和官僚
像老狼似的逃走了，
像老狐狸似的打死了。
革命勝利了！
勞動者翻身了！

你領到了牛和羊，
領到了一個山頭的土地，
你一家不愁穿，不愁吃，
也沒有人敢欺負你。

世界變了，
人人務正業，
沒有偷牛的賊，
沒有劫馬的土匪，
家家平安，
走路也平安，

一來公家人，
總是坐在一起，
商量商量，
和和氣氣，
女的像姊妹，
男的像兄弟。

而今是窮人的天下。

自己耕的地自己吃？
自己織布自己穿？
不是爲了私利？
不是爲了官？

四 寫你勤儉

你工作很刻苦：
窗子還沒有透光？
就起來像牛；
太陽還沒有上山？
就趕着牛去耕地；
直耕得星亮了，
你才回村裏。
你耕地耕得深，
打土打得闊，
上糞上得多，
節草割得勤；
你的莊稼，
比誰也種得好。

烈日曬不枯？
大水冲不倒。

秋熟天，

穀子熟了？

你替他割下？

穀子長得大？

一根抵五根？

又肥又重？

像一條條狗尾巴……

到黃昏，

晚風涼？

一家都在打穀場？

歡歡喜喜？

忙忙碌碌？

你打穀呀——

我聽穀……

個個冬天？

別人都吃閑
你却不休息！
忙着拾糞？
趕着砍柴？
爲來年打算？
把犁修好？
把牛喂肥？
準備春耕。

三月裏，
好天氣？
你就上山耕地？
地蟲醒醒來？
你一鋤一鏟翻了土？
翻好了土地清明？
天在雨前最春雨？
你在後面撒種籽……
你這樣勤忙？
從來不會閑？

今年開荒？
天天早起晚睡？
你心裏明白？
而今做活？
而今流汗？
不是爲別人？
是爲革命？
是爲自己。

沒有餓死的長大了？
一個個都胖胖的？
女兒長得俏？
大兒今年二十歲？
小兒進了學校？
問你吳滿有：
「誰帶給你好日子？」
你說：「毛主席！」
你說沒有他？
你就活不成！

像說他到那裏，
你就跟他到那裏。

五 寫你發起來了

幾年過去，
你發起來了！
嫁了女兒，
又娶了媳婦；
光景像春花春草，
一天更趕一天好，
暖炕暖窩；

炕上鋪的是氈子，
藍底馬褥子；
疊的是新被子，
繡花枕头；
門頂窗格子，
貼滿了窗紙；

獅子、香爐，
鳳凰鸞，
蛇盤鬼。

開門見喜，
一抬眼是啟明星。

新打的磨石，
就在不遠，
一心盼望滾轉，
那隻黑母豬
躺在旁邊，
鼻子埋在土裏面。

白的叫明鵝，
拖着長尾巴，
站在木棚上，
伸着頸，
張着嘴，
一陣又一陣。

向着太陽叫喚……

從你門前看出去，

只隔一條山溝，

對面山頭就是你的地，
是那一錫錫開闢的；

你的打穀場，

上面平坦坦，

和你的地相連，

高高的站在那邊。

兩隻犍牛仰着頭，

尖尖的角朝着前面，

一條母牛在牠們旁邊，

把頭俯進石槽裏，

——就在去年，

她給你生了兩個兒子，

現在牠們也正在吃草，

那兩個小小的頭額上，

已露出了小小的角尖。

牛欄旁邊小窩裏，

一匹紅馬，

一匹白馬，

一匹年輕的公驢，
頭朝裏面站着；

你一走進這些牲口，

牠們就轉過頭來，

用大嘴來嗅你的手，

等你給牠們乾草和黑豆。

在門邊的羊欄裏，

兩百多隻羊，

老是進進出出一大陣，

羊欄的木柵上，

貼着「三百雜羣」。

你指着一片白一大片，

你説：「看！

還值多少錢！

羊毛，羊皮，

羊肉，羊油，

好多羊羔，

羊羔大了

又生羊羔……」

你快樂得像在夢裏，

看見一大堆銀子……」

六 寫你愛邊

（一個歌）

黃土山呀——

黃泥水，

高旱地呀——

多風砂，

邊區原是呀——

苦地方，

十年便有呀——

九年荒。

地主剝削呀——

無止境，

軍閥壓迫呀——

更凶狠，

不是打來呀——

就是殺，

吃不盡的苦頭呀——

是窮人——

自從出了呀——

高司令、劉司令，

咱們窮人呀——

才算翻了身，

苛捐雜稅呀——

齊廢除，

打倒軍閥呀——

講民主，

家家戶戶呀——

都安寧，
山也綠了呀——
水也清。

只要不是瞎子，

誰都看得見：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他爲人民辦事情，

辦好辦壞自己提意見；

軍隊是人民的軍隊，

士兵是人民的子孫，

他們愛人民，保護人民。

你記得受苦的日子，

你記得自己怎樣翻身，

你繳十二石公糧，

一千斤公草；

你買一百五十元公債，

出六七百元公鹽代金。

你勤莊裏人，
都像你一樣，
多出公草，
多繳公糧；

你說：「八路軍在前方，」

和日本鬼子拚着命，

就是爲了老百姓，

沒有他們，

邊區怎麼太平？」

「我們在邊區，」

過着好光景，

就是八路軍的功勞，

我們不多繳公糧，

他們餓肚子打幾仗？」

好老吳是有良心的，

你說：「我受過革命的虧，

我是革命裏爬起來的，

我忘了革命，
我良心是好的。」

吳語有些得意得過——

你道：「唉，為革命給我的？」

只是革命需要，

無意中罷了，

給也可以還給革命。」

真要想一想。

家門代代無遺孽？

這真代代無遺孽？

心裏就不會糊塗了。

鍋裏的湯很乾了，

就這滋味，沒有了麼？

難道：頭碰土甜，

就這苦處都忘了麼？

吳語有些不起為種二流子，

吳語有些個好公民——

凡是公家事，

你總是維護，

總是宣傳，

凡是政府號召，

你總是首先響應？

輪到你自已，

你是又勤勞，

又儉省？

檢不好的「使喚」。

檢舊的穿，

你吃的是小米飯，

玉玉清羹，

菜羹子湯，

喝洋芋，

南瓜糊糊。

北邊來了難民，

你借開窗？

借錢：借錢，

借銀頭，借種籽，

替他們燒荒，

鼓勵他們……

你對他……

「我來商量，

一點沒辦法，

比你們不如，

比你們苦……」

整個吳家衰國？

大大小小的歡喜你，

附近種莊稼的，

個個都佩服你，

人人都說：

「老吳人算是第一，

老吳受苦算是第二。」

你是二鄉的優抗主任，

你自己就是抗屬——

你的年輕的弟弟，

在牆上警備團裏，

你是他的好同志，

前年他回家，

只在家裏住一天，

你就跟他同部隊去，

你是他的好兄弟，

你知道在部隊裏，

比在家裏苦，

你常常託人寫信，

二百三百的給他寄錢，

你天天關心抗屬，

送代耕糧，借穀子，

看見誰家娃娃沒衣穿，

你回家找衣裳，

一到黃昏沒有事

你就動員少先隊，
給他們的捐柴，
給挑水的挑水。

豆子向好人碗裏投？

你是二鄉的參議員——

你對人一副和氣，

你熱心為公家做事，

你說：「幫助公家

就是支援革命，

沒有公家，

咱們還有今天？」

只有那些二流子才會說：

「馬無馬，

拉開七差」，

他們不做事，

還更說怪話！

公家是老百姓的公家？

老百姓幫公家
豈不是幫自己？

公家和老百姓

像手和身體分不開，

天下沒有傻子

要把自己的手綁起來；

公家是船，

老百姓是水？

水幫着船走，

沒有了水，

船怎麼能行？

七、寫你當了勞動英雄

去年四月底，

邊區出了勞動英雄，

你猜是誰？

不是別人，是你；

你在山上割草，
人在山下喊你：

「好吳！

你當了勞動英雄！

政府要來獎勵你！」

你說你不配。

你不配，誰配？

你開荒開得多，

種地種得多，

繳糧繳得多，

過了幾天，

你的名字

像一朵朵牛花，

開在解放日曆上！

二鄉河農民，

遠遠地趕來，

吹吹打打，

開大會慶祝你；

延安縣的劉縣長，

在台上宣傳你；

高司令，

林主席，

都給你錦旗，

還有好多獎品。

還有四把鐵錘。

從此吳家寨啊，

天天有人來問：

「吳譜有住在那裏？」

從此你家裏，

客人坐得擠擠的，

牆上貼得熱騰騰的……

新聞記者來看你，

照相師給你照相。

做歌的把你譜成歌，

費錢的打份刻上木刻；

人們天天在談你，
不認得的也寄信給你；
你的事情被寫成洋字，
用無線電送到外國去。

今年到安縣選舉，
你又做了縣參議員，
人家一問起，

你就說：「是的——
在南區

劉縣長第一，
劉主任第二，
王委員第三，
我第四。」

恭喜吧！——吳滿有！

寫你叫大家多生產

今年過春節。

文化界請你上延安，
好多機關請你吃酒，
好多會請你發言，
你一開口，總是說：

「咱邊區好，
公家好，

毛主席好，
毛主席的計劃好；

毛主席好計劃，
農民好執行，
農民不好執行，

毛主席有好計劃也不行。

你又說：

「公家多生產，
減輕老百姓負擔，
老百姓多生產，
多繳公食；

要人人過得好，
宜民大家多生產。」

你又說：

「一九四三年？
邊區勞動英雄？
不只一個滿德，
趙占魁，黃立德三個，
一九四三年？
勞動英雄愈來愈多……」

人家問你，
今年的計劃？
你不肯說，
你叫他等着？
看今年年底。

你說：

「以前沒當勞動英雄，
還能好好幹；

現在當了勞動英雄，
更要好好幹。」

你叫大家和你比賽，
叫大家同你賽好；
你要過區人人都生產，
人人都做勞動英雄，
不留一個二流子！

九 寫你的歡喜

而今你披着舊皮衣，
裏面露出新棉襖，
襟前揮着那朵大紅花，
你走在延安街上——
一個莊稼漢，
人人朝你看，
人人知道
吳滿有就是你。

心裏真是一個大花園，
裏面天天是春天——

你原來串去？

看見我，都新鮮，

個個人臉上笑容，

個個孩子都有個歡喜，

一羣一羣的學生，

穿着各樣的衣服，

有的穿旗子，

有的給武像，

有的跳着有唱……

這裏「學武歌」、「打花鼓」？

那裏「遊花船」、「走馬圖」？

看先了「騎虎車」？

接着是「坐早船」……

好老吳，你知道麼——

今年春，
爲啥這樣？

醒我一件一件告訴——

第一件：

中國苦了一百年，

人家不把我們當人看，

直到我們打了五年仗，

英美才和我們訂條約，

主張廢除不平等；

第二件：

蘇聯和德國的戰爭，

紅軍又是打勝仗，

斯大林格勒殺了三十萬，

德國軍隊已逃到邊上；

第三件：

今年是生產運動年，

目的要把生活來改善。

只有吃得飽，穿得好，
才能盡到革命的力量。

第四件：

政府統召要抽軍，
軍隊統召要抽政愛民，
後方生產爲前方，
前方作戰爲後方，
軍民團結像鋼鐵，
今年趕走日本人。

老吳知道自己是個壯健的，
主要的任務是多生產。

文化俱樂部，
留你多宿一晚，
你不肯，
你牽掛家裏，
牽掛今年的春耕——
好像年輕漢，

牽掛新媳婦，
你老是想起：
你的地、你的牛，
你的馬、你的羊，
你的驢子……

你像一株樹，
年輕時候，
受錦風吹雨打，
沒有葉，
也沒有枝，
直到年老，
才風調雨順，
開滿花，
又結滿菓子……
你已平五十了，
看起來却還年輕，
人們要給你做壽，
你反對，你說：

『把日本打下了，
再慢慢來……』

日子溫暖了，
你的皮膚曬得通紅，
你的手一刻不停，
剛卸下鞍架，
又去敲翠底的木盪，
你的腳走「走去，
從窖洞走到窖外，
又從馬棚走到羊欄，

你的嘴和氣的笑容，
你的快樂說不完——
這快樂不只是你一個人的，
這快樂是中國莊稼人家的。

你站在吳家灣國的坡坡上——
你的臉像一朵向日葵，
在明亮的天空下面，
連影子裏都藏滿歡喜。

一九四三年二月

附 記

二月十五日，我們到吳家灣國去找吳滿有。下午到他的莊子上。走到他家門前時，他正在掃地。很愉快地接我們進去。我們上炕，他點油煙——爲了請客人吸旱煙。

我們一坐下，就聽說吳滿有的羊圈瘟了。我們很爲他難過。但吳滿有是個硬性子的人，他說：『不要緊，這是小事情。』

吳滿有——直進進出地忙著。他的女兒、弟媳婦、兒媳婦也忙著給我們擲東西吃——煮羊肉、煮小米飯、油糕（這是過節時吃的）。

不一會，同莊子的人都來了，他的窯洞裏人擠得滿滿的。

我把我真的「吳滿有」拿出來唸給他聽——這是我找他的目的，我坐在他身邊，慢慢的，一句一句，向有他的耳朵唸下去，一邊從他的表情來觀察他接受的程度，以便隨時記下來加以修改。吳滿有的感受力，是超過一般普通農民的。他隨時給我補充或改正。譬如說，我唸「你把四歲的女兒，換了五升小米」，他說：「三歲……是五升糜子，不是小米」；我唸「兩個做活，不是爲了別人，是爲自己」。他說：「可不是爲了自己」！譬如說，我唸「兩隻驢牛……一條母牛」，他說：「母牛賣掉了，現在是三條驢牛，兩條小牛。」（他不知道我寫的是去年的事）

在唸到「在門邊的羊圈裏」那一段，怕他聽過，就跳過不唸了。老吳現在只剩下九隻綿羊了。我唸「寫你邊區」，他說：「我不愛邊區，還能做勞動英雄麼？」我唸「我來時候，比你們不好，比你們苦」，他說：「可不是，我來時候，一滿沒辦法」，我唸「全個吳家幾園大大小小都歡喜你……」他說：「可不是！人家調查了八次，是背後調查的，沒有一個說咱壞話！」

我唸到「寫你當了勞動英雄」這一節，吳滿有愈來愈高興，滿臉是笑。

在我每次唸完「你說……」的時候，他總是說：「我說過的」，「我說過的」。

在「你像一株樹」這一句前面，原來有「人們叫你老來紅」一句，吳滿有非常不喜歡「老來紅」這幾個字，他說：「叫我勞動英雄，我高興，叫我老來紅，我不要」，我問他「爲什麼？」他就說了

好多，意思是當勞動英雄是光榮的，這是他好多年受苦換來的；老來紅是幾發戶，是僥倖的結果，他不是「老來紅」。我一面把那句塗掉，一面說如果以後他聽人家唸還有「老來紅」三個字，他可以到延安找我去。他笑了，他說：「好，不要寫上。」

「我唸『人們要給你做壽，你反對』，他馬上接下去說：『把日本鬼子打下了，再慢慢來』。直到問他『還有沒有意見？』他說：『沒有意見了。幾十年的事，被你一下寫光了。』我的朗誦才算結束。」

一般地說，農民歡喜具體，歡喜與他直接相關的事，歡喜明瞭簡短的句子，歡喜實實在在的內容。

這裏，正在萌長着新的農民典型，這些有幸福接個民主的陽光和革命的雨水的農民，集體精神已在不斷地增長着，吳滿有則更是意識地努力發揮自己的政治熱情，他知道獎勵生產的特別意義。晚上，他和我們談起新近發家的父女勞動英雄——馬丕恩和馬杏兒，尤其是馬杏兒更使他高興，他說：「這姑娘也當了勞動英雄了！」

吳滿有拿出吳玉堂同志和外國送給他的幾冊「蘇聯建設畫報」來看。當他看見蘇聯農民用機器耕田和收割的場景，他的眼睛裏閃耀着羨慕的光；而當他看見集體農場廣大的面積時，他說：「人家的地多麼大啊！」我安慰他，我說中國也有這種地。而且很多，只要把日本鬼子趕走了，大家都好了。

第二天早上，吃了早餐，我們離開吳家棗園——臨走時，吳滿有很懇切地挽留我們再住一天。

艾青 二月十七日

吳滿有的故事

柯靈

——陝甘寧邊區的勞動英雄

(一) 吳滿有種莊稼

去年種麥子的時候，村長要同吳滿有打賭：看誰的糧食打得多，誰就有本領。衆人說吳滿有的莊稼種得好，村長不服氣，一定要和他比一比。吳滿有聽了，只說聲：「到！」就走開了。

你們知道，吳滿有就是這個牛倌子，埋着頭幹，不喧氣的，他的心裏呀，他也就不信比不過村長，收糧食的時候看吧！

吳滿有就日夜盤算，選一塊好地，選上好種子。

一到起牛到地裏耕地的時候，吳滿有在這邊山，村長在那邊山，遠遠的就照得見，村長耕得快，吳滿有耕得慢。

耕得快地只有四寸深。

吳滿有耕得慢，地就有七寸深。

誰都知道，耕地耕得深，莊稼長得好。

耕罷地，就在地裏下肥料。

村長只下了三畝羊糞；

吳滿有就下了六畝羊糞。

現在是種子已經到地裏去了，吳滿有要向村長比個高低。夜晚睡也睡不着，他的心也到地裏去了。

下過了幾場雨，吳滿有拿着鋤到地裏，一看雜草長得比苗還長，拿起鋤頭就鋤草。

村長到過地裏一兩次，就只鋤過兩遍草。

吳滿有到過地裏四五次，就鋤了四五遍草。

收穫的時候，你們想想，你們就不奇怪了吧！吳滿有的汗流得多，力氣出得多，他的麥子就比村長收得多。

他繳公糧，就繳了十四五石給政府裏。

「不太重了嗎？」有人這樣問他。

你聽吳滿有說：

「不重。現在我不愁吃，不愁穿，我有我許多交遊，我這份家當，是靠公家的呢！」

（二）吳滿有和他的長工

吳滿有帶着他的長工，和昨天僱來的三個短工在地裏鋤草，太陽厲害得很，雇工頭上流着汗，黑了，吳滿有叫他們放下鋤頭歇歇手脚，他自己呢，頭上也流着汗，背上也流着汗，他手裏還是捏着鋤頭，一鋤頭一鋤頭的掏過來掏過去，沒有休息。

長工和短工在地上坐了一陣，不好意思再歇下去，趕快拿起鋤頭就掏。因為掌櫃的背裏熬實幹，伙計也就跟着他實熬實幹了。

天烏黑了，吳滿有才同他們一道回去。大家圍着小油燈喝米湯，吃饅饅，掌櫃的跟伙計吃在一塊，不分彼此，大家高興。

長工說：

「掌櫃，明天莊上演戲，我們要去看啦！」

「對！」吳滿有說：「我也去，明天誰都不受苦去看戲。」

說完，吳滿有放下饅饅，從懷裏掏出一捲鈔票，大家那吃驚的望着他。

吳滿有，他說：

「你們明天看戲，不同來吃飯，每個人給五塊錢！」

三個短工和長工領了五塊錢，臉上笑嘻嘻的。

「滿銀！」吳滿有叫他四弟：「你清曉也拿五塊！」

「狗娃！」吳滿有又叫起大兒子：「你也拿五塊！」

「噢！」四工三四個人，差不多都同時喊起來了：「大掌櫃不偏心呀！給我們一人五塊，給小掌櫃也是五塊，大掌櫃小平呀！」

他們笑的時候，他叫他的弟弟做二掌櫃，叫他們的兒子做小掌櫃。

吳滿有板着脸說：

「心不平還行！我前半輩子是窮人，沒吃過，現在光景好了，心就不變壞了，對窮人就要好。我兒子半輩子窮人，我就是從窮人裏爬起來的呀！」

（三）吳滿有上新市場

吳滿有進延安城，不空手去，帶些年他蓄的時候，就欲些柴進城賣，現在他不砍柴了，他用牲口拉一石粮食，或者是帶幾張羊皮，一隻羊進城去賣。

吳滿有現在是有錢了，不說別的，他就有一百九十隻羊，兩匹好馬。

有一天，他和指導員到延安新市場賣粮食。把粮食賣完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了。但是他們還沒有吃午飯哩！

指導員的肚子餓，吳滿有的肚子也餓。

「我們吃兩個蒸饅吧！」指導員停在賣蒸饅的地方。

「不，我們趕回去只十幾里路，回去吧！」

「噢！」指導員一把抓住他的袖子：「不要你出錢，算我的！」

「不是錢不錢！吃這個糟塌錢！」

吳滿有還沒有說完，指導員已經把饅饅伸到他嘴唇邊上來了，吳滿有皺着眉毛，好像吃什麼苦藥似的，顯出爲難的樣子，只好一口一口的吃起來了。

饅饅是吃到肚子裏去了，吳滿有還在咕咕嚕嚕的。

「你這人！」吳滿有埋怨指導員，眼睛盯在地上說：「手裏一有錢就糟踏，我說走上十里路就到家了，吃米飯不飽肚子？平日沒有吃過饅饅？我有錢就不這樣。這年頭要節省呀；老百姓節省下錢給公家！」

吳滿有是對的，他說的是實話，給公家繳救國款子，他是出得最多的不說，就是這次邊保劇團演戲，向大家募款子，吳滿有一個就出了七十元，你們不信，那冊子上還寫了他的名字呢。

●大眾文藝小說叢書之一卷

吳滿有

著者

艾育等

編輯者

新華書店
編輯部

出版者

新華書店

定價

壹元五角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初版

(11—四0000)

BC

26

4

價
二
元